



本土文本

老茧 (小说)

□响雷

被窝掀开的一刹那,女人睡得正迷糊,让突然涌入的寒气一激,哆嗦着醒了,眼一睁便箍住赵大块头的腰说,你不能出去。

赵大块头扒开她的臂说,我思量了一宿没睡着,还是得去,你莫拦着。说着下了床,摸黑穿上棉衣棉裤。女人慌忙点灯,屋里亮堂起来,却见他拔了木屙出去了。女人便在屋里骂,店又不能开,就算开了也没人敢来吃你的面,你非要出去做什么。他在门外压着嗓子说,废什么话,赶紧下来把门闭紧。

赵大块头要去巷尾的米面店扛一袋面粉回来,面馆的面粉袋子快见底了,他相信,就算暂时不能开门营业,总会有开门的一天,就算真不营业了,自家人活着也得吃。这形势下去,面粉的价格铁定得涨。赵大块头不单是个大块头,还颇有经营头脑。他的拿手绝活就是擀面。一根三尺长的擀面杖在他手底来回,八仙桌面闷闷地响,四条桌腿颤颤地抖,他臂上肌肉也在一迎一送中一鼓一鼓的。等面的吃客都呆呆地看他,仿佛看一场表演。面饼擀大,折叠,再擀大再折叠,几经反复,擀成八仙桌面大的面皮。经他手擀的面,讲究的吃客能嚼出不一样的劲道。他这人向来闲不住,从不辜负了这一身力

气。七八天不擀面,他难过啊,感到手上的老茧有无数只蚂蚁在撕咬。

赵大块头的面馆开在夫子庙南边,堂子巷的顶头,门前横挂一面旗,旗上一个字:面。旗旧且破,时有风起,把旗卷到杆子上,像一团抹布。赵大块头擀面时瞥见了,再忙也要擦了手把它理下来。他憧憬着过些时日,请人刻一块木匾,脑子里都盘算好了,四个烫金大字:赵氏面馆。这会儿,北风从巷子穿过,把他头顶的旗扯得哗啦啦乱响。

巷子里黑漆漆一片,除了石板路在疏朗的星星下闪着幽光,不见半点灯火。冷风直往脖子里灌,赵大块头把棉衣裹了裹,往巷尾走。石板路有点滑,前些天的积雨结成冰,冻而未化。冬至未至,天便这么冷了,这恐怕是他遇见的最冷的一个冬天。

赵大块头的面馆不大,前店后宅,店面只有一小间,能容四张方桌。客人坐满了,屁股靠屁股,后背贴后背,冬天挤着倒是暖和,夏天背上湿润一片。来吃面的不介意,只图填饱肚皮,一碗面囫圇下肚抹嘴走人。这闭门七八日里,擀不成面,赵大块头有闲工夫谋划起他的面馆来。他的面馆是在爷爷的爷爷手上开起来的,一晃八九十年了,到他手上算是第五代。本来店面有两间,在他爷爷手上,因为



绘图 翟溢

抽大烟背了债,败掉一间。一间小店面维持生计勉强度日就算不错了,但他却凭手艺,硬生生攒了些积蓄。他盘算着这两年把隔壁的茶叶店吃下来,两间打通,再添四张桌子,到那时把“赵氏面馆”的匾额挂上去,就齐全了。赵大块头沿着石板路小心地走,两只大手相互搓着,老茧磨着老茧,他算了一下,再过十来年,这店可就是百年老店了,那时正好儿子也得力了,自己也可以歇歇劲,脑子里想着赵氏面馆,便不那么冷了。

巷子不长,撒泡尿的工夫就到了。他轻轻敲门,良久没人应声。他又压着嗓子说,是我,弄一袋小麦面。打了几十年交道了,熟得不能再熟,他都不需要自我介绍。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道缝,里面推出一袋面粉。再称两斤糯米面,过冬搓汤圆儿咧。他说。

里面很快塞进一只鼓鼓的小布袋子,不称了,快拎走吧。他把钞票塞进去。门很快关上。里面说,快回吧,赵大块头,你不要命了。

赵大块头扛起面粉袋子往回走。一袋面粉对他来说飘飘的,扛在肩上都气都不喘。走到巷中,忽然一道手电筒的光从身后射过来。他浑

身一激灵,拔腿就跑,他看到自己长长的影子在石板路上左摇右晃。快到家了,耳后“啪”的一声响,刺穿黎明,也刺穿他的大腿。他摔倒在地,面粉袋子滚落一旁。手电筒的光越追越近,照得他睁不开眼,也看不清灯后是谁,只看见灯下寒光闪闪的两杆子刺刀指过来。一把刺刀划破了面粉袋子,一只脚在面粉袋子上踢了两下,面粉像蚊虫似的飞舞起来。

赵大块头捂着腿上的窟窿说,太君,这是面粉,面粉……说着抓了一把捂在嘴里,示意这是可以吃的。

手电筒后面叽里咕噜不知在说什么,只见刺刀又往前挺了一下。赵大块头不敢再做动作了,本能地摊开两只手掌举过头顶,一个劲地说,饶命,面粉呛得我咳嗽不止。

手电筒照过来,聚光到他手手心。这么厚的老茧,一定是拿枪的手。

赵大块头只听到叽里咕噜一阵,一句也听不懂,他只知道说饶命。饶……话还没说完全,刺刀穿过胸膛,赵大块头仰面倒下去。他白眼朝上翻的时候看见灯光晃过他家檐头,那面破旗又卷在杆子上了,他手指够得够,再也翻不着了,真该早些换成木匾的。

一九三七年冬至前夕,赵大块头死在自家门前,当然,他到死也不知道他死于手上的老茧。

烧芋艿。男劳力的口粮是每月42斤杂谷,平时都不够吃,何况是在挑泥筑岸的工地上干重活呢。粮不够菜来凑,后来菜也供应不上了。于是母亲就把长在砖缝里的韭菜割了,洗净切细,淋了油盐,和上麦面,摊了几十块韭菜麦面烧饼,让人捎到出征地。我想那些壮汉们吃着都能笑出声来。

韭菜割了又长,韭菜饼送了一趟又一趟。无论是工程进度还是工程质量,我们生产队是全公社第一名,获得一面锦旗。

过年回启东老家,一把铜质挂锁紧扣在门搭上,老屋的砖缝里包括四周都被荒草覆盖,其色葱绿,其形庞杂,老屋就更显得破旧不堪,偶有几叶韭菜,从杂草中探出身来,它好像认识主人,风吹叶摆。又几年,老屋塌了,砖砾无存。在十月的暖阳里,在南归的雁阵飞过的时空中,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久远的老屋及砖街,砖街里长着的韭菜,越割越来精神,就如同嵌进牙缝里的韭菜叶子,怎么用舌头舔也弄不出来,韭菜那种特殊的味道会在口腔里留存很久。

韭菜长在砖缝里 (散文)

□宋一枫

一起拔了个精光,堆在显眼的宅角处,以期母亲放工回来时一眼就能看见,博母亲一番表扬。

母亲回来,一眼看见地上的“草”!扔下肩上的锄头,冲我大声斥道:“谁让你割这么多的韭菜?”“这不是你天天拔的草吗?”我很委屈,本想获表扬赞许的,哪知是一顿呵斥。“韭菜和草你不识吗?”小妹吓得哭起来。

哄住小妹后,当晚母亲做了一桌韭菜宴——韭菜炒鸡蛋、韭菜麦面饼、韭菜酱油汤。母亲教会了我如何区分杂草与菜蔬。她说道:“即使长得再喜人的杂草也要清除,而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蔬莠是要留下的。”这个道理,在无数年以后才悟到。

必须要交代下时光背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土地政策,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只留极少量的土地归自留地,供农户种植蔬菜瓜果之用,规定当年霜降后出生的孩子不划给自留地,我正好生在霜降之后。还规定女儿出嫁自留地不随划转,所以,我家没有自留地。家前屋后的零星泥土,在母亲看来格外珍贵。

接过铜旋子 (散文)

□华明明

着,它被轻轻挤出水分。粉皮子活泛得很,挺之滑手,挤之有韧性回弹,放入刺手的凉水中能迅速漂游,犹如一朵透亮有仙气的水母。挤干水分后,将它摊平,放上竹帘子。一只长长的竹帘子摊放6张粉皮,立刻抬到场院中去晾晒。老孙才抬出一只竹帘子,我已经赶上趟儿了——小孙笑道:“换我色来弄,您这一忙乱,看得我旋粉皮的方向都乱了。”

我退出,小孙一家人的流水线就恢复了豫剧的调门儿,一招一式都揉在了点儿上,让人瞧着极其舒适。在小孙手中,铜旋子仿佛不是做活的家伙,而是武侠电影中施展绝世轻功的器具,它如轻舟浮漾,也如飞蓬一点,借着臂膀旋动的离心力,迅速吐出一朵朵的“雪莲花”,或一只只溜圆的“海月水母”。

旁边的老孙妈妈心疼地说:“做咱这一行的,盼儿孙接手,又舍不得儿孙接手。”她扳过儿子的手给我看——小孙戴露指手套的左手指尖是

一层厚厚的茧,再一看,右手也是。铜旋子导热快,沸水之上,赤手触之很难不烫出血泡,而旋动它又需要一股巧劲,戴手套,手就变笨了,做出的粉皮就厚薄不均。所以,只能忍烫相搏。几番磨砺,层层叠叠的血泡都愈合了,一层厚茧子长出来,手的忍烫能力,就上了一个档次。

晾晒绿豆粉皮的竹帘子一只只斜靠在院墙上,或平搁在长凳上,场院中像同时升起了几百枚皎洁的圆月,而那些影影绰绰的离心花纹,就像月亮上的桂花树一样,散发着梦幻光泽。风徐徐吹送,新绿豆的清香在场院中鼓荡,有时浓郁,有时淡然,强烈的阳光下,粉皮正在脱水,与竹帘子分离时,发出轻微悦耳的啪嗒声。

太阳到了天心,一家人做完600张粉皮,连屋顶都被竹帘子占满了。小孙说:“跟我们一起吃拌粉皮吧,想来你也看腻了。”

才从铜旋子上捉下来的凉皮,吃在喉咙里像一条滑跳的游鱼。与此

江海新韵



岁月的密码

(组诗)

□澜波

透过缝隙

寂寞的土壤,在悄悄复苏
忽地生长出膨胀的好奇
逐渐撑开岁月宽厚的缝隙
可以窥见,铺向远方
千涸之外的缤纷

旖旎风光,席地而坐
笑盈盈地握紧
季节的力量
一点点去挖掘
埋藏在时空里的秘密

秘而不语的清晨

黑夜里涌动的不安
倚在半掩的门扉
消失在朝阳升起的地
地平线之外

一颗无名的露珠

轻盈地落在
从寂静里走出的清晨
悬挂在一片树叶的指尖
晃荡出,时光的落款

岁月的密码

弧线飘落的柳絮
沾染一点思念
追逐婆娑的风影
路过归于寂静的时光
又分明听见
花开花落的声音

飘来飘去的

像云朵般的白絮
只想去问问
住在春天里的人
到底哪一天不是春天

即将燃烧

火红的玫瑰
搁放在漆黑的窗台
无声发酵着
寂夜的暗涌

白天虚构的矜持

毫无预兆地潜入
断断续续的梦境
又蜕化成黑夜为幕的热情

陈旧时光,便一点点地
落进玫瑰的火红色
生命的火焰
一触即发

转折

出走的情绪,寻不见
星星或者月亮
盲目地,跌跌撞撞

失去光泽的脸
平铺满整晚的孤独
甚至容不下一粒尘埃

从黎明空隙处透出的光
忽而闯入
日渐荒芜的内心
开始长出一丛又一丛的
花朵,直到怒放

雨,慢落

细雨伸出纤纤玉指
轻旋转场的按钮
将湿润的季节
提前打开

时光,不停滑落
落在具体生长的日子里
又从潮湿的土壤
递送出无限希望

破围

夜色沉沉,慢坠如墨
渲染了无眠的反差
从前的故事情节
明明在奔腾不息
又被掩饰得若无其事
切割不出突围的出口

想念,任凭往事点燃
开始炙烤孤独

逐渐升温回暖

穿过黑暗的尽头
所有的爱,将热烈地
悬挂在黎明破晓时分

夜,已深

现实阻隔的寂寞
确实在无声的黑夜
让人不曾察觉
就攀爬上心的顶端
摔碎整晚的梦境

有些爱,潜入梦的深处
缠绕住细腻的情节
甜蜜而亲昵
消失在朝阳升起的地
地平线之外

燃

热气腾腾的翻涌
将纯粹的炽热
往夏天的胸膛递送
在此刻,悄然通往
爱的彼岸

过往的种种体验

皆是熊熊燃烧
抵达沸点的,人间挚爱
与记忆相融

围困

窗户微开,凉风缓过
轻易挤散思绪
四周的喧嚣,一缕缕沉入
十二分的寂静

人到中年的复杂

在黑夜的不言不语之外
如潮般汹涌
被漆黑的深邃拉长
搁顿在
某个凉凉如水的梦里

循迹而来

雨水的弯钩
折进意念叠成的
土壤,搅动出
成团的涟漪
不成形地
向左或向右游离

生长的力量
沿着湿答答的钩痕
径直向上

大地之上

红彤彤的果实
穿越风的萧瑟
晃动着耀眼
孤勇地悬挂在
辽阔田野的背景之上

已失去的日日夜夜
同样高高悬起
忙碌如云的过往
如纪录片追溯播放

风中的云朵

异乡街头的某个清晨
裸露的鼻尖,在冷冽中
猝不及防地撞及
海的咸腥味

仰头望望天上的云朵

云朵居然一下子
准确地描摹出
故乡的模样

回音

狭长的陌生街巷
默然地站立在寂静里
又任由繁华深处
滋生重重寂寞
随游子漂泊在他乡

忽与熟悉的乡音
擦肩而过
心中的思念
被震得
在风中拼命摇摆

